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端平二年乙未丑

鄭清之獨相

四月辛卯真德秀除資政殿學士京祠兼侍讀甲辰卒

德秀三乞祠祿狀云臣輒抒忱悃上瀆春聽臣婁蛾微軀頎叨闈寄憂勞太過遂抱沆痾頃者訪落之初褫叨召擢扶憊戟道幾不能支造至江午招醫療治偶幸小會逐覆造朝賜對宸廷謝補經怪過知陛遲寵祿光榮臣子之心豈無眷懸受恩未報求去謂何伏念臣畢疾以未衷證具見拜跪稍多則不勝喘急視聽喀久則頓覺昏花乘騎有上下之艱趨走有顏什之慮竊自揣凋殘之質難入汗清切之班乃者秋氣倏涼宿疾驟作肌膚滴減觔文力離體既座

盈足復赤穜雖家與告未易何安皆由叨竊之故多以致災
虞之押至卯祈聖壁術察真情特畀祠官俾使醫藥尚尚延
於俴息終圍報於鴻私干冒天成臣無任懸切侯命之至狀
侯物旨口降詔曰勑菜者所奏乞特畀祠官事具悉惟后非
賢罔久惟賢非后罔食此蓋君臣相須之患而亦君臣相遇
之難有昔已然也卿抱有開之學數千里而來卿之本心周
欲具道之行也朕方望卿以育為則非蓋柯不遇之比也而
乃朝然思去何哉翔卿春秋鼎盛風藉微侵少覲湯藥自底
和乎其安厥位以展獻為朕之惓惓深其
深體所請宜不凡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工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文工震悼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德秀長身玉立人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時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

頒洞斧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凡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固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初德秀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涑水也時楮輕物貴市井喝喝爲之語曰若要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入朝進對首以正心誠意爲言愚民無知以爲不切時務遂績於

語曰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繼參大役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費西湖遊覽志。王應麟曰真文忠為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鴆之役來訴公判云詔捕鴆鵲若水向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戕猶疏其貪況為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又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大德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為首其有感於寶慶之臣乎懍懍焉春秋之法也。真文忠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

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初知不足而忠信有餘○文自箴曰學未若臨安之遠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多於莆田之懿居貧愧於烏義之安臨安魏了翁南海崔與之莆田陳宓義烏徐僑○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迎惟仁祖有若臣脩朝京師於中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　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百中午其用事切當如此○文忠為原貸盜賊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忠烈昆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古宇宙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兵言足以感動人心○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岡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瘉果然後達至相朕之賢卿甚於

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目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羅大經曰真西山論某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者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大出又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託四海蒼生口是銘。王梅溪守泉倉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

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春分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某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篇西山一見擲之曰此相何用　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中子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

者皆以是也○王應麟曰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學佛者不躡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洒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跋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山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啟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陵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全臺外史曰西山先生

問傳公長以作文之法傳公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予歸取
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則蔚乎其春容蕭乎其蘭馥有日矣
可見古人之書學則凡有著作必非無意為文者也
六月戊寅鄭清之左丞相
喬行簡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除
己卯葛洪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
致仕卒帝輟視朝一日謚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
風李全之平也討賛之意居多且援王業諫仁宗卻王德用
進女事以上備嬪御也世多稱之

壬午曾從龍除知樞密院事

崔與之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廣州除

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數千里遊大學舉通士廣之士繇大學取科第自與之始尋授廣西提點刑獄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廼疏為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書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召為金部員外郎侍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為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慄金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追授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

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引入內殿覲遣其創立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軍皆憤悒倖都統劉琸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琸全兵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障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能不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剿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

用一旦議和則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
別選通才以任初議與之自劉琸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
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外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
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啟劉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
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
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修職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
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誤事矣議遂寢召為
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
不已行次池日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
惟山東忠義區處要小容緩前後累疏數十言每歎養虎將

自遺憲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統領楊九鼎遂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內握蜀言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蜀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任西和至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衄昌祖不救遂棄阜卯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沔全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面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全人遂得入鳳頻與之戎以同心體國之大義以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初全人既典卒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

不敢納興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棫等扣洋州以歸興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間諭招納金人諜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興之至馬向五千興之移檄茶司馬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司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為五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人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植以防金人突至隔芽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大險固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

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虛關外歲糴
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僅萬餘
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
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
歷歷以為言沔師趙彥吶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
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
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
代全課知之大入與之再為歸邊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
不拜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游閣以配張詠
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全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元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月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恚揚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洎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者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

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
鄭性之除同知樞密院事
陳卓除簽書樞密院事
十一月乙丑曾從龍除樞密使督江淮軍馬
從龍上疏言邊面遼遠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閫詔許之專畀
江淮以荊襄屬了翁朝論邊用不給詔併領江淮及從龍卒
贈少師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終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一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理宗

端平二年乙未六

鄭清之獨相

魏了翁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

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即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著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冑謀開邊了翁工言盡亦急於內修姑逭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

祕書省正字明年遷全留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
明年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
事了翁察其所謂乃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
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
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
了翁禮耆耇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
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
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曰臣
猥以晚學誤被束注擢司祥刑既服攸司會漕執空官復令
共二領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

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没有卹章載在史冊者臣既不復贅陳然其間有道德隆重爲世師表而爵位弗稱未舉易名之典則臣職在勸學所當敷陳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洽下之民不敢違傳謂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訖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焉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判渙莫適於歸酬質者滯於呫嗶訓詁馬支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淸虛寂寞之歸

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膚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治之日少亂亡日多寧不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誦其遺文者始得其曉然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有不足學者矣又有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其學益以大振雖三人者皆不及大用於時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其於一代之理亂萬世之明闇所關繫益甚不特以命秩弗崇其節惠之文未有能發明之者紹興之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於朝乞爵程顥兄弟使

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挺之又嘗白宰相請祠陳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獲之亦未及以為言誠為闕典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為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將周頤特賜美謚使海內人士咸知正學之宗其於表章風勵誠非小補如程頤兄弟併得在易名之典則尤足以章明時崇儒重道之意臣本為蜀人致甘宗之思而儳言及此越職踰分臣知罪矣惟陛下財擇歷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曰臣聞二代而下經制不立故天下之弊常伏於救弊之初漢自吳楚之變分封以弱侯國而末年之

弊乃起於同姓弱而外姓彊唐自安史之亂裂地以授諸將而末年之弊乃起於藩鎮彊而王室弱故善治者能先時而制其弊其次則因時而救弊其下則弊已著而後徐爲之救如此則亦何及矣臣恭惟藝祖皇帝自大難未平首創唐末五季之弊外召藩鎮以還京師臨遣廷紳以爲牧守天下莫不仰伏威斷之明然而守土之臣則久其考任假以事權固不與內郡同也未幾而初意漸失并汾閩越之僅平江淮諸郡已令毀城隍銷兵甲矣涪化咸平距建隆不過四十年耳盜發兩川惟陵梓眉遂柯城可守漢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王禹偁自黃岡山疏極陳江淮空虛之害至謂名曰長

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富弼論江浙荊淮湖廣諸道亦謂處處無兵城壘不修城數十夫持鉏耰白挺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建閫誰得禦者至寶元康定以後空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十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何全州盜作遠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郡國猶有不會之財猶有留州之曆可以為招兵繕城之費可以為一方緩急之備然猶廩廩若此矧熙寧而降急財利以弱州郡則益不暇為國遠慮籍禁卒罷招填併軍額椿窠籍分係將不係將則凡

籍雖闕亦不暇補矣方時宴安猶未見其為大害也崇寧以後賦斂日增軍政多壞郡益以削一旦盜起東南連跨州郡震搖汴都久而後殄況當新造之全非拱手死難則望風棄城蓋自建炎四年以前惟知斂兵避狄未嘗敢與之抗者逮渡江航海廹我不已然後兵刃稍接不數年而議和之使遣矣紹興之末虜闖淮薄江既廹而後應之士氣稍伸然猶不敢盡用其勝極於此歲承平日久吳曦盈尺之紙足以驚奔列雉李元勵烏合之衆足以震撓三道張福千人之衆足以披靡羣碎虜闖梁洋三泉如履平地虜闖蘄黃五關如升虛邑嗟夫强幹弱枝之弊乃至此極是焉得無以變通之手臣

嘗歷觀中興諸臣如李綱嘗欲分長安襄陽建康為三都胡舜陟嘗欲析三京關陝為四巨鎮張守嘗欲以大河州郡倣唐藩鎮付之帥守范宗尹嘗欲分畫諸鎮更不除代李綱遂嘗欲假帥守事權以銷姦宄雖多事之時與日平世事體稍異然郡國削弱之弊則百年間如一日也況今所恃以為悍蔽者莫重於四鎮曰江南曰兩淮曰荊襄曰四川使三邊不警則尚可以紓歲月之安而金夏蒙韃局勢浸異殘寇未殄又生他寇四鎮之寄益非昔比自比年來朝廷垂意乎此責之重而任之久若知所以重其事矣然而其要又在於擇人苟匪其人則責之專適以益其過任之久適以益其毒既得

人矣則當假以遂事之權聽其所為勿從中制本道官吏惟其所辟置要害之地守令可以委任責成則久其考任而就加爵秩焉省部皆毋拘以文法也財賦得以其出入他司不得向循舊比以制其財也軍籍得以覈其虛實戎馬不得掩虛額以自豐也屯田當復民兵當核忠義當招皆可以隨宜經理也規摹既立則如國初守邊之臣或十七八年或十四五年或八九年無所改易可也稽其勞效而即鎮遷拜自從臣以上雖貴極公私可也其旁近諸鎮又當預資望之人以擬其之如是則受任之臣事權專一得以展布四體責其成功而人亦改視易聽不為朝不謀夕之故可以慮終而知敵

三邊隱然為國長城緩急有恃矣此藝祖皇帝久在邊臣之成規而中興諸臣因時損益之遺意倘蒙陛下不以臣言為非即乞與大司審議而速圖之臣冒瀆聖聰拱俟斧鉞之誅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上迎勞優渥善納其言進兵部侍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使院編修官轉對論實錄闕文疏曰臣曩者濫員東觀盖嘗伏讀金匱玉版之藏每惟祖宗實錄自東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過一千餘卷而南渡以後高宗孝宗皇帝兩朝實錄僅六十餘年遂至一千卷以三十六年事為五百卷猶之可也而二十七年為卷亦如之意其廣記備言無所脫遺而臣偶因當時所遭隨事檢閱則有不盡

然往往一月而釐為二三卷往往州縣細故亦動是千餘言至事關大體顧及脫略且如開禧元年虜使趙之傑要陛下起受國書臣時以館職獲陪朝著之後偶記乾道六年虞允文為相虜使烏林答天錫倨慢與此相似時則允文前奏大駕還內放仗罷朝臣與在列誦言其事所冀速達有頃聞陛下徑還禁中一如乾道故事臣謂宰執必有援此以開陳者矣乃聞韓侂胄為宰執言此謝廓然為之不知廓然秉政尚後此十餘年也臣既退朝即取乾道國史實錄會要聖日歷諸書偏加披閱則於此事或全無所載或略及一二而實錄則仍循常比書垂拱殿賜茶酒不知是日茶酒未嘗設也又

書知閤事王抃上疏詔明日引使入朝見乃似專美於抃而抃詞止議受書之儀亦不及放仗罷朝事此實録之闕文有如此者是歲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明年六月師旦抵罪詞臣以草制罷去或謂內制未有封駁故事臣因記乾道七年三月己卯張説除簽樞張栻等言其不可旋即反汗八年二月己卯申命則周必大以直學士院繳還批詔且乞以宣徽命説臣即檢閲實録諸書則己卯事無所載止於是月戊子書節度使萬壽觀制不書事始已當修正至八年乙卯事則又逸去夫主聖則臣直此最是先朝美事而前後皆不書此又見實録之闕文有如此者開禧二年秋八月倪思與李

壁正論明堂嚴父配天事朝論莫知所決臣因記湻熙三年
三月丙午朔秘書監李燾奏乞舉行宗祀明堂之禮歷引神
宗皇帝聖語及錢公輔司馬光李常諸儒之説嘗下羣臣議
雖不果行然實録不當全脫其事至湻熙六年趙雄為相竟
向行之實録亦所不書元降明堂詔書亦未嘗登載而閑樂
等事亦皆失實又以見實録之闕文有如此者臣因是三事
每嘆孝宗皇帝明謨偉斷卓越前代者不可勝紀而臣偶記
所聞輒逢脫略夫卷帙猥繁若此而紀載脫略乃爾若不及
今距乾湻未遠文字未盡淪失老師宿齒故家遺裔尚可防
問亟與搜羅會粹則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無以傳示方

來臣伏覩實錄院見遵詔旨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重加
點竄尙有闕失如工所陳者即採訪增入其冗濫重複及史
文不經去處悉與刪削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垂憲貽後仰
副陛下寅念祖烈之意累遷祕書郎為起居舍人上疏曰臣
愚贛少通克員柱下廼者誤叨詔墨令得與講讀諸臣悉心
啟迪無有所隱臣既陪入侍復許直前敢無一言以塞大問
臣聞人性無有不善而後世有性惡之說人情莫不欲安而
後世有喜亂之說非後人不古若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今此之名即三代之時所以是是非非
公平正直而無所回遹之民也然古好善今疑其惡古而欲

安今懼其亂何也古之人垂憲象魏屬民讀法其明白洞達日星垂而河漢流也登進而顧之敘情以閱之其真實惻隱示其下而下不以情事其上則非人類人自後世而猜防日甚塗其耳目也而曰神道設教惡其議政也而曰不可使知之夫民至愚而神決無可罔之理今罔之祇所以擾之迫其譁然而不寍也則疑其性惡咎其喜亂嗚呼斯民也獨非三代直道之民乎而所習適爾則亦未有以通其志耳臣書以是求之而有未喻於今日者凡六事敢為陛下歷陳其目陛下自即大位中外翹首跂足以望治於期月間而天心難諶事變狎至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向也寢火於未然今然矣向

也杭蚑於未啞今啞矣倀倀行邁曾靡所臻有識之士往往相謂累朝初政降詔求言刻兹旰食之時必首出此而久未有聞為戚滋甚言詔侍從兩省台諫卿監郎官日輪一員面對意雖甚美然踐祚累月方聞詔旨詔旨至今又數月矣而對者僅及十餘蓋由一旬之間雙日不坐御殿之日止引一班故對羣臣之日稀踈寥落若謂恭默不言則便朝講殿固如平日矣獨於求言聽言而閒其簡也祖宗盛時受朝決事或至日中不遑暇食退食之後再坐引對或當戰虛猶御便殿或引至四五班不以為憚臣侍先帝殿御幾一年是時將倦于勤猶日御前後殿班引至再和顏屈己靡有厭斁此陛

下之所親見也今始初清明顧在廷百執事且不得數望下風則凡知稼穡艱難者固有之矣陛下悉知民間疾苦今遂爾隔絕臣竊惑之半年以來都城之內但見屢損賞金以捕妄言之人夫以妄言獲罪雖其自取然而未睹求言之詔但聞戢謗之令此非初政所宜有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蓋言以宣意使壅塞不通則一旦潰裂將不可復收故周以監謗之令刺秦以誹謗妖言之法亡漢晉隋唐之季大抵皆以災異見於上而不悟百姓怨於下而不知變起蕭牆適就衰替陛下所宜明白洞達以是爲鑒而忽不加省此臣之所未喻者一也陛下自即大位宮壼行三年之喪所以教民

知孝慶惟侍五日之聽所以示民有尊紹又定省溫凊秉禮不違飲食起居稟命惟恪厥惟子職若既無毫髮之憾者而臣猶有疑焉天子之孝以安國家定社稷為先故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此大舜之孝也今内患外禍稠見疊作而陛下未躬聽斷以弭釁萌中外皇皇未知陛下所以為宗廟子孫之計而顧以承顏養體為足乎且姑舉一事以明之陛下之於濟王錫之珪符爵之茅土居之輔郡賛書旁午恩意優渥非特以全兄弟之倫孔子所謂父母其順矣乎陛下蓋深體此意也然而為之師傅既無賈誼始終梁勝之忠僅視盜賊又無張敞保全昌邑之制

不幸而見汙匪人以殞厥命而陛下未聞有愧謝哀盎輟食哭甚哀之意自三日罷朝之後其餘恤典雖略講行而人不盡知使陛下所以孜孜愛兄之初心亦未能盡白於天下遂使訛言胥動併為一談豆濟王之卒凡有耳目誰不睹聞而小民無知妄相騰播莫有奠居近在幾甸間猶不能家至戶曉還而荊襄川廣襲訛承舛抑又可知萬一有奸盜小人乘間伺隙假託名字以為亂階雖終於自斃而目前塗炭無及於救臣恐古人所謂安國家定社稷之孝不若是也夫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自春以來其為一木一獸不已多乎臣謂今日之所當明白洞達者蓋不止此而此亦動搖

人心之大者今若內出手書深惟及往之悔明諭聖志而圖其所以厚其終者使天下曉然無惑於浮言則日月之明其食其吏莫不感仰此所以適天下之志而銷禍亂之本何疑何憚而久不為此此又臣之所未喻者二也山東歸疆河北請吏此百年所未有之機也然而不并收其田野不城池其郡縣而移其民人使之烏合蟻聚於淮甸間抗民之精奪士之籍猶以未足也聽其剽掠境外以自衣食此前代之所不為李全分閫授鉞受任山東而倏往忽來靡有定鎮亦前之所罕見然而向有可諉者曰事無大小禀命朝廷至於辨謗請祠以明君臣之義執杖庭拜以伸制閫之威而二月丙辰

之變人情憤鬱不平於斯時復能引咎自劾迨徐晞稷赴鎮全又屬索迎拜涕泣自陳豈此惟順逆之理曉然於全之心有不可泯亦以堂堂中國德澤在人小有陸梁則自貽翦滅此全之所必不為而況天下之惡一也惡於朝廷而保於我則出乎哉寧保其不反乎爾且主帥被害而全無以活之則全為主帥亦將無以令其下此亦非全之利也全以忠赤來歸名聞夷夏雖其部曲亦皆能以勳業自奮第功行賞富貴方將是豈肯託一首惡以自隳前功若假以旬月全必有以自見臣謂若更自朝廷明白洞達推赤心以喻之使其速殄山渠以伸國憲則名譽垂諸簡冊祿澤及其子孫全非木石

寍不樂為若其姑託空言而終無以自見則神人共憤曲直有歸於漢侯王如唐藩鎮縱能以阻兵怙惡假息於一時終亦以違理亂常覆宗於異日此在朝廷可以明諭此指而久不為此臣之所未喻者三也古今惟不次用人如傅說吕望之儔最非易事其次則莫若資望兼採董仲舒曰小材雖累日而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蓋言不次用人必賢者而後可若以其小有材也而遂當賢者不次之用則不待已試而人固已逆知其必不勝任矣國家盛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京東西淮南侯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然後召

為三司副使或未可輟則就理資序遂升都漕以備帥臣之闕夫其資歷若此則民情吏狀士風物宜道路山川甲兵財穀皆已周知而悉察之其歷官既久積伐已多則中外知名華夷信服如是舉而付之方面授以鈇鉞則未用而人期之既用而人信之有所不為為之可使事半而功倍今也不然頤旨如意耳不必資歷僥倖嘗試耳不必譽望嗚呼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至於忠忱體國真實任事則圖惟國事之濟言慮所終事惟其是而豈肯隨聲附和以僥倖萬一乎臣姑以淮東近事明之臣以嘉定壬午造朝其於事始不及盡知但見應純之之後為賈涉涉之後為許國國之後為徐

晞稷蓋涉見疑於純之而代純之國見惡於涉而代涉晞稷見忌於國而代國皆以前者為不善也而後取其所不合者驟遷以救之然則寧保後之不非今乎美錦微物也猶不使人學製豈百萬生靈之命嘗試於數人之手而恕然不以動其心乎竊窺廟算本欲彌縫間隙鎮安人情而乘間伺隙者遂得以竊售其說前帥未敗則因為傾擠之計不幸而言中則顧任彌縫之責故朝廷但為別用一人則不暗不末議意向如臣所教以真暫安豈謂此輩徒務營私寧暇體國況其涉歷尚淺智識有限以亂救亂安有窮已此當及今明白洞達盡懲曩誤更用老成老成之人惟欲行道救時豈是好高

立異姑未問其才略但負威望亦足鎮安今金陵未謀帥亦宜以是選擇諸鎮近輔未得人亦宜以是更長此可以三隅反矣而悠悠未決臣之所未喻者四也古者國有大疑則謀及庶人謀及工商漢議已狹於前李唐以降又不如古然而尚於相維之間默寓交儆之意中書進議門下審復尚書奉行而兩省之屬有給舍諫官尚書省之屬有長貳郎曹一政令之行經涉非一使之得以迭為正救迨乎樞府雖曰本兵而同班分班厥有深旨又使臺臣得以糾逖侍從得以獻納百執事得以封章奏對蓋有宇宙大物非一人智力所能獨運也熙豐以後宰掾始繁而三省之屬有不得其職者矣中

興以來務為省併而三省體統有不得復承平之舊者矣至於近臣則愈觀愈失往往事之已行雖侍從兩省臺諫有不及知方其未然常若不知迨其知之則既無及中外之所指目莫不曰食君之祿而糠駒仗馬曾不少伸豈知君臣上下邈不相接有一事焉中外沸騰遠近傳布而有位之士猶罔聞知但見府城墻衛關市戢言始從而訪問焉則知其為有警也然且莫名其為何事問之同列同列不知藉曰知之十不一二是故欲言而不得其要雖言而無救於事易曰尊酒簋貳剛柔濟也此言險難之時君臣上下簡易而相親也今事勢愈迫則上下之情愈疎蓋必曰博訪則張皇多言則漏

泄百司各舉其職則多事於是諮謀之道益狹委臣之才日
畢是不亦過憂之甚歟范純仁言曰今所用之臣多是老於
患難獎之使進向恐心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是戒使遠嫌則
顧避全身自防不暇此言最近人情最切今日而況家國之
憂人人所同亦欲各盡所懷以圖國事之濟是豈張皇漏泄
潔身取名之時若使上之人明白洞達以總大體以開忠益
以清中書之務以盡百司之職則合衆智以為智事簡而慮
周何為不可而必欲掩匿覆護智慮所不及精神所不逮則
當斷不斷常有後時之悔此臣之所未喻者五也夫國之恃
立者人心也人心之所歸則明白洞達至公而無私也今乎

無事以官資崇卑軒輊天下士以意嚮異同親踈天下士士而可以軒輊可以親踈則所得者寡廉耻之人耳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顧遏其欲而不得行徒使之浮沈俯仰充備數員夫充數備員而不能以伸其壯行之欲其勢必將以不得其職而去則又積歲累月牢辭固拒必使之邪正雜揉心迹不明是壞於天子之庭而後已如此而欲以得賢士大夫其决不然也八九年間邊遂不撤塈財殫力屈十室九空而貪婪之吏以苛政趣辦為能根刷積負重催豫借橫科抑納靡所不有而以此欺朝廷曰吾能不費朝廷一錢一粒而用度無乏之世安有是理然有可諉者曰此用之公家也而又

豈谿壑之欲又以供苞苴之饋蓋未償前債已追後圖得失
薰心罔有藝極所謂飾廚傳營土木事遊觀求贏餘又不與
馬方幣輕物貴田里蕭條此何等氣象而必使此輩肆於民
上人不以貪暴者為怨而歸怨於其上曰世未嘗乏才也胡
為選擇至此如此而望民心之不搖又不然也夫士大夫同
寅叶恭而後紀綱立百姓尊君親上而後根本固今皆無以
得其心矣或者尚曰失士心民心皆無損於事惟不可失諸
軍之心嗚呼世安有士民心胥失之矣而猶可以立國也況
又物價翔踴廩稍不給士卒嘗有饑寒之怨功賞遲緩升黜
不明士卒常有疾視之意而又以貪將債帥次第椎剝三衙

兩淮近且不察襄漢梁益呼叫莫聞而向以諸軍之心為皆可恃乎三者之心既無一可恃則陛下孤立於上大臣孤立於下臣不知何所恃以立國竊意所恃者惟數有天幸耳穰候曰天幸多矣今又以天幸自為常也陸贄曰幸不可以常覬也夫天命不顧其符但有國者兢兢以自勉今不明白洞達拓聞規摹兢兢然圖所因結人心之本而恃天幸以為國此臣之所未喻者六也臣既能極竭其區區之愚條陳六者之所未喻以冀陛下明白洞達作新庶政以振國勢之久弱以舒人心之積憤尚慮知聞不廣包括靡竟無以仰裨聖斷臣復定為邪正之二端以冀其說而陛下始終聽焉臣聞之

朱熹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必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大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爍倏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臣嘗以是為察言觀人之鑒而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如謂人事有失則天象譴告者此正論也謂天命不足畏者邪說也謂憲章法度所當守者正論也謂失在推誠者邪說也謂正人端士可以扶持元氣者正論也謂賣直沽名者邪說也謂政令之行當廣謀博訪者正論也謂徒亂人意者邪說也謂事權之來當防微杜漸者正論也謂亟當禁戢者邪說也謂每旦視朝孜孜訪問者正論也謂尊嚴淵嘿使人不可窺

測者邪說也謂勤恤民隱哀矜庶獄者正論也謂峻法立威
使民莫敢慢易者邪說也謂親師講學以立政本者正論也
謂俗儒不達時宜好古是今非者邪說也謂敵國外患宜急
於內修者正論也謂虜無能為賊不足憂者邪說也大抵正
論為陽邪說為陰陽開則為春夏高明而發達陰闔則為秋
冬冥晦而斂藏臣願陛下以臣前所陳四喻六條行之以明
白洞達為目前補偏救弊之策以後所陳邪正二端察之於
幾微回互為目今考言觀人之要則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
危之萌應於外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維王惟陛下汲汲圖
之了翁言無遜忌時相不樂寧宗崩理宗即位遷起居郎明

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々之謂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盡即而求之則大本重而無事不可為矣初胡夢昱以論濟王事遂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言大佞似忠大辯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名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

言若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强辯以爲能或詭奸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説以駭衆聽或肆詭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魏了翁雖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滅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議者笑之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華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卒上親庶政進文華閣待制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

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鄉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強王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燦若白黑上讀之為感動上因民望與真德秀並召以為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上奏曰臣猥以不佞自先帝龍飛親擢四十年間五叨聘召雖或去或就時義各異而其間最相似者侂冑既殛臣首被特招彌遠既終臣又膺嚴詔深惟兩朝不凡之遇感深至泣所當倍

道疾趨恪恭明命乃再辭而後入非敢緩也方嘉定號為吏
化取其嘗忤權要者以次收用江浙閩越之彥未數月而集
惟蜀士之召者五人乃以道遠未至則背秋涉冬事體已與
前異於是楊輔除金陵劉光祖除襄陽皆自近畿而返范子
長畀節不得入對趙大全雖丞奉常旋遣諭罷臣卒以固辭
得請移守廣陵方改元更始之初海內拭目以觀太平豈謂
一韓方斃又生一韓臣嘗身履其事者私自惟念臣實何人
而嘗居吏召用之選故多憂易怖欲進還欲踰年而後造闕
者未猶免以嘉定疑端乎也今得諸道路則所見之事固已
不遠所聞嗚呼何治之日果不足以勝亂之時邪恭惟皇帝

陛下以賢聖仁孝之風著無心而得天下以艱難險阻之備
嘗小心以保天下凡古今治亂之變固已周知熟察而背芒
於霍光髮立於德裕韜光晦迹以行其所愧彌遠不恤也陛
下有堯舜之資而彌遠事之以漢魏叔季之主而操懿自為
耳操專國二十五年以授其子丕司馬懿專國二十五年以
授其子師昭及其孫炎今彌遠竊權之年視操懿又過之雖
以二子庸劣無丕炎之黠未有以濟其無君之謀而凶類惡
醜根株牽連猶難弗翦遺孽餘毒必復滋蔓則將有甚操懿
者陛下獲操大權雷霆之威日月之光搜聾發聵昏焰震灼
近自杭婺常潤遠至閩廣巴蜀凡為權臣所凥者皆已拾無

餘雖臣獨被重譴之餘亦得以玷招來之末矣臣雖不能為時損益然再辭不獲命則亦昧於一來尚幾救自新化之成而得諸道咸謂汴洛之師委寇資敵患廣之寇跨州連城難使求和虛實未保北人内附情偽難明今日而徐鄧諸郡覆軍明日而建寧郡卒作亂蓋可怖可愕之事時時有之至於禁旅不靜公私閭户井邑罷市不圖輦轂之下而亦有此於是道謗市議者率謂羣賢日至正論日聞而事變乃爾莫不歸咎儒生徒能誦說仁義而於君德於國政絶未見絲毫之益雖館職試言學全御名工書亦例疑經術為空虛無用之具夫道謗市議小人之無識不足問也而學自孔氏者亦如姍侮

嗚呼是未知諸賢之心也詩曰靡哲不愚言如愚人之混俗而苟容也又曰善人載尸言如祭尸之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責諸賢雖亦有詞是豈知權姦擅國之久無一不壞譬諸衣敝而生蟣虱木蠹而生蜉蟻補紉培養此豈一旦夕之功而乃遽以四十年積壞之事責衆君子於期月之間是亦不知務矣而况正論雖日聞而實未盡行賢才雖日至而實非信任豈誠諸賢之過必而為歸咎之說者此小人之情狀殆未可測也臣來自下土不知事體第以累朝之事明之竊意今日之事必有乘間俟隙之人潛伏於冥冥之中而人不察焉且元祐之治僅四年而浸改又四年而改紹聖者安石之

餘黨搖之也建宗靖國之治未半年而遽變又半年而改崇
寧者京下之餘黨移之也檜死之後暫正而遽已者檜之黨
如該如卨如思退諸人蟠結如故也侂胄死而更化為具文
者彌遠彌堅固由韓妾以進一時達官皆同類也今彌遠既
斃天開治之期所宜懲創紹聖崇寧之失堅擬元祐建中之
治則豈為壽國家元氣之脉亦可以伺姦人窺伺之端而朝
廷之上牽於係累之私遲回顧畏以生裀隙遂使朋姦罔上
之徒旁緣事變之來譏笑善類將以為援引權黨撼搖國是
之地至煩陛下慨然於舊弼之思且漢文帝拊髀而嘆無頗
牧唐穆宗嘗饋而歎無蕭曹夫無頗牧無蕭曹是誠可歎也

今何至乏才如是而陛下直以漢文唐穆之歎用之山役貪墨之人爲一間之四方則於聖哲知人之鑒亦不爲無玷矣而況觀人法亦視其所主若所主者寺人瘠環是亦瘠環之類也豈有進不正而可以當大事乎陛下方爲權臣所操而不得生者十年萬一信任匪人又爲所操有如晁錯所謂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究於天下者不知天下後世以陛下爲何如主也臣被命於改元之後綴名於衆正之列亦冀盛德日新治效日隆脫四十年韓史濁亂之厄而自附於慶歷元祐之臣則臣之順也而豈欲爲咈心逆耳之言以貽陛下之厭憚誠見陛下以上知之資聞昇平之運天

下望治者一年有半而謂小人才於君子謂君子不才於小人夫才云者能為善之稱也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謂之才掩義隱賊毀信廢忠傲狠明德浸欲崇侈則謂之不才程頤嘗言才禀於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蓋古人以德行為才本乎性情之正而有以充之此君子之才也後世以暴為才狃乎氣質之偏順而長之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開物成務小人之才至於敗國喪身幾微之間安可不察今陛下以委任之才而翕然有感他出於一時之忿懥而不得其正則忿懥之平也猶可反諸正若遂執此見以為觀人之法使此曹得志則必引其儕

類以紛亂衆事如惠卿之賣王安石蔡京之逐韓忠彥雖於受知受舉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於同列於是時也賢者必相攜持而去凡粗有知識者亦皆慷慨乎有危亡之憂矣乃者侍從臺諫闃無一言僅有給舍論列亦未有所施行乃因其自陳而姑聽之受護存全若將有待誠恐宿根未翦一旦發見則必如章惇蔡京始焉恤公而强從終必逐諸賢而後用臣竊有深憂焉今陛下並延二相必將進退人物一新中外之觀聽此正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天下國家安危之候天命人心去留之日臣願亟輸宸慮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機必知執御之易於移人必惟公論之

不可不恤念忠誠謹實者雖無目前速效之可見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凶狡貪墨者雖有一時逢迎之可悅決有包藏不測之患書曰天位艱哉德惟治否亂德惟陛下思患而豫防焉臣以譴逐之餘誠不自意再望清光拳拳憂國之忠褰懷積臆將為陛下歷歷言之獨念進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幾用敢不避狂僭瀆以是為群言之首雖攘臂當虎為士所笑然懲羹吹齏臣實恥之惟陛下幸赦其愚又上疏曰臣謂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凡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東西南北門之外無它內夏外夷之道然也自東漢以後控御失道貪得務廣至引而寘之於堂奧之內蓋自馬援實開

其端於建武曹操復蹈其轍於建安遂至昌熾盛大於永熙永康之間而横潰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之初從降羌於近地而勸以耕牧也其意不過使之不相猜貳而有以得其心也操之分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部也其意亦不過使之有所統屬而為吾之用也彼一時淺功近利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禍一至此耶晉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於武帝請乘平吳之歲從內郡雜胡於邊地而武帝不能用斯言也距江統之建議已在先二十年矣以武帝平吳之威乃不能洗空五胡於未亂之日而江統顧欲以責晉惠帝於二十年之後亦晚且難矣而江統猶曰早絶其原尚得請之早乎臣側聞

日者喪師之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且收召黠桀以備奔走
華戎雜居識者寒心又聞光黄之間或以搜求王檝為詞或
以收買軍需為詞出入無譏甚矣乎國之無人也武夫重閑
未必足以杜其隙則乃聽其自為出入耶籍曰和好已成南
北一家無用過疑然自昔未有恃和好而弛邊防也陛下則
明奮發力行江統之言臣已疑緩不及事而又日愉月邁委
之悠悠臣知無容足之地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軾
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憂在几席之下今患在几席矣惟陛
下速留宸慮詔京襄兩淮諸帥詰以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處
降附何策可以安及策各任其責倘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

則請身任其咎斷在必行臣嘗記先朝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上疏乞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臣之責諸帥猶仲淹之責大臣也惟陛下斷而行之又疏曰唐憲宗時裴度上疏云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臣謂憲宗承唐綱積弛之餘藩臣阻兵帥不庭援蓋自夏蜀山東淄路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朝廷之令所不能加視今日之事難易絕不侔而淮西之役處置得宜遂能使頑悍革心梗強效順信知折衝禦侮不盡在於國

勢之強弱兵威之衆寡顧吾所以處之耳邇來邊寨不和朝廷但知委曲覆護聽其相傾相軋以養成亂本而不知所以處之始焉淮西制閫治黃州匪但控扼要害以兼總黃陂克敵一軍也既命楊恢分閫恢而可任耶則軍未潰以前其戮叛將范青不必付之湖廣總領何元壽軍既叛以後其招來陳溫等又不必付之荊鄂都統王旻今舍制閫不付而付之他司臣所未喻也觀楊恢之詞謂旻有誘叛之迹既而旻又之告諭陳溫許其來德安境內劉寨是旻果使之矣孟珙招納備據叛酋陳溫之詞謂若斬楊恢用孟馬帥為制置則我輩就招此何語也而珙公然見之公狀不以為嫌殆有嘗試朝

廷之意吴珙亦可疑者矣恢之不能經御以至於此朱以虎
兕出柙之罪恢尚何詞然使吴以誘叛而獲厚賞珙以述叛
酋之悖語而獲遷除則是啓來藩鎮諸軍自擇主帥之風成
矣今朝廷不問可否而一切聽之尚謂之處置得宜乎苟幸
無事養癰獲疾不知誘叛而受賞襲跡而動則長此安窮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力圖之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以獻皆
苦心空臆直述事情上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
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乃以端明殿學士同
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罷
卒併以江淮付之了翁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

旨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
押同二府奏事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
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
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開幕府江州奏防邊十事甫
二旬召為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一終